

冀夫/著

破晓

PUO
XIAO

一部题材为数不多的作品

一首华北人浴血奋战的壮烈史诗

一个美丽曲折的爱情遭际

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破晓

陈希

陈希



破晓

冀夫 / 著



200.000.000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破晓/冀夫著. - 上海:上海文化出版社,2003.7

ISBN 7-80646-500-6

I.破… II.冀… III.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15789 号

责任编辑:项纯丹

封面设计:李萌 张懿

破晓

冀夫著

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上海绍兴路74号

电子邮件:csbcm@public1.sta.net.cn

网址:www.sbcm.com

新华书店经销

上海港东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1.5 字数 285,000

2003年7月第1版 2003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3,100册

ISBN 7-80646-500-6/I·415

定价:19.00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021-59671164

—

一九四五年的春天，春寒料峭。

广袤的华北平原，十春九旱。所谓“春雨贵如油”的农谚，大概讲的就是这种气候条件下人们的理念。

这会儿，身材伟岸、浓眉大眼的区长田刚把随身携带的办公用具装进灰布饭包，然后拎起这只饭包来到葡萄架下检查自行车，见前后轮子的气儿还都挺足的，用不着打气，就扭头隔着窗子对正在忙碌的区委书记招呼道：“金萍同志，我先走了。没事了吧？”

“没。我收拾一下也要走了。”

前天，他俩根据县里的指示，回区共同召集了一次村支部书记和村长联席会，布置了抗旱和确保春耕春种工作。今天，他们两人说好了，抓紧把积在案头的事处理一下，就分头下乡去了解各村对确保抗旱和春耕春种工作的落实情况。

现在，日寇吹嘘的所谓“铜墙铁壁”——封锁线已土崩瓦解，高镇一带的平原地区根据地同山区根据地便联成了一片。不久，日伪军被统统赶到平汉铁路线上，再也不敢像以前那样肆意四出掠夺百姓了，有时即使溜出据点到附近村庄抢东西，也是像夜间出洞偷油的老鼠一样，惊恐万状，稍稍听到风吹草动，便又窜了回去。

此时的县级机关,也由后方的山区搬到大平原的高镇来。县属下的各区也由原来的六个划分为八个,于是原来的高镇区便一分为二,重新设立了南营区。区公所便设在南营大地主吴昆家的西跨院里,为了让区、村干部们无须再通过吴家的藤萝院、海棠院就可以直接出入,将原来通内宅的月亮门堵死,另在东北角天井地方开了一个通街的门。

北方的春天,风沙大。动身前,田刚特地从饭包带上解下毛巾,往头上一裹,在后脑勺打个结,使劲勒一勒,然后推起车子,便向天井走去。当他刚拐过天井,恰同跑来的区武委会主任窦志刚撞个满怀。

“正好,区长,柳家墩民兵抓来个日本鬼子。”窦志刚欣喜地喊道。

窦志刚的话,田刚虽然听得清清楚楚,但还是被窦志刚报告的事情惊愕了。他立定身子,盯着窦志刚惊疑地问:“日本鬼子,在哪儿?”

“在武委会。还背着一大背兜刀子钳子的,说是个外科大夫。把他送过来怎么样?”

“好。”田刚点点头,“那就快点,我正要下乡呢。”

这时,金萍和民政助理员辛农也闻声出来打听究竟。

过不一会儿,随着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响,窦志刚便领着两个民兵把那个日本医生押进屋来。

那个日本医生从窦志刚对田刚的言谈举止中,看出田刚是个领导,便对他深深鞠了一躬,用不怎么熟练的中国话说:“太君的,我叫铃木三郎,是,是从北平出来,找反战同盟支部的。”说着,还把他那两条被捆绑着的臂膀耸了一下。

田刚朝铃木三郎打量了一下,见他不过三十多岁,矮墩墩的身材,胖乎乎的圆脸上挂着毛刷似的络腮胡子。这会儿,那两只眼睛正向他投来乞求的目光,似乎在说:我又不是日本兵,是跑出来找

日本反战同盟支部的，怎么还老这样捆着我？田刚把视线转向窦志刚，并朝窦志刚摆了一下下颏，温和地说：“把绳子给他松掉。”

松绑后，铃木三郎赶紧从内衣口袋里摸出一只小皮夹子，又从里边掏出一张折叠的纸来，恭敬地捧给田刚道：“太君的，请看。”

田刚第一次直接跟日本人打交道。本来，他心头一直淤积着日寇八年侵华屠戮淫掠同胞的仇恨，即使刚才听过窦志刚对来者情况的简要介绍，也难以扫尽他目光里那潜意识的愤懑与怀疑。这会儿他看了铃木三郎递上来的日本反战同盟支部散发的传单，再联想到这人进门后一系列彬彬有礼的举止，心头的郁结就不免开始融化了。于是，他顺手拉过一把椅子，并朝铃木三郎做了个手势：“请坐吧。你是怎么出来的，能说给我们听听吗？”说罢，随即倒来一碗开水摆在铃木三郎面前。

铃木三郎感激地望望田刚，又望望金萍、辛农和刚进屋的南营女村长鲍玉琴，然后端起碗来“咕嘟咕嘟”连喝了几口，便述说起他逃离北平的经过来。

那还是头年深秋的事。铃木三郎选了一个风和日丽的星期天，去城西北郊的香山看红叶，想借此冲刷一下心头的郁闷。近来，日军同八路军作战节节失利的消息使他因惶恐而感到怅惘与凄怆，也因此思念起远隔重洋的老母和妻儿。

他乘车来到香山，拾级登上峰顶，饱览了红枫海洋之后，感到精疲力竭，便选了一块平整的石头坐下来抽烟。正当他把烟头在身旁的石头上搓灭，见石旁的草丛里有张长方形白纸在随风摆动，发出“沙啦沙啦”的响声。他顺手拣起一看，不由心头一惊，原来是日本反战同盟印发的一张传单。这下，他感到手上捏的似乎不是一张纸，而是一团烫手的火，以致使他那双在无影灯下从没有丝毫抖动的手，此刻竟索索地颤抖不停。他想马上把它扯掉，但在好奇心支配下又停了下来。接着，他抬眼环顾了一下四周，见附近并没有人注视他，才像小偷似的把传单放在两条腿的中间，展开来，从头

到尾看了一遍。原来，传单上除了介绍日本帝国主义者节节失利，已到了穷途末路的形势之外，还号召日本士兵赶快觉醒过来，同日本反战同盟支部站在一起，共同反对日本军国主义，直到取得最后胜利。

传单上讲的那些内容，虽然他还不能一下完全相信，但仍然引起了他对一些现象的思索。为什么报纸上整天宣传日军的赫赫战果，而从前线送回到医院来医疗的那些伤兵，却情绪低落，乃至对日本政府怨声载道呢？尤其是跟石田大佐的一次谈话，使他思想上真正有了转机。石田本在保定驻防，在一次出城“讨伐”战斗中，被八路军的手榴弹炸伤了右腿，伤势很重，不得不送到北平截肢。手术就是铃木三郎做的。有一天，他到石田的单间病房去查房。他轻轻推开房门时，石田正面朝里躺着。起初他还以为他睡着了，但当他走近床前，却看到石田躲在被筒里正阅读什么。“读家书吗，石田先生？”

这突然的发问，使石田惊愕不已。他一边把正在看的东西塞在被窝里，一边“哦哦”地应付着。但稍镇定了一下之后，他索性从被筒里掏出一张纸，板着脸往铃木三郎面前一递，说：“不是家书，是这个，你拿去看吧！”显出了一副孤注一掷的神态。

铃木三郎接过一看，原来也是一张日本反战同盟支部散发的传单，内容和他在香山拣到的那张上说的一模一样，只是纸的颜色不同，它是苹果绿色的。“你也在看这个？”

“想受奖，就去告发吧。反正我已经为大东亚圣战献出了一条腿，若被人告发，至多不过再赔上一颗头颅。”

铃木三郎抬眼环顾了一下四周，说：“我不会告发的，大佐先生。但这传单上说的是实情吗？看在同胞的分上，请你实话告诉我。”

石田没有言声，只是认真地盯着铃木三郎点了点头。

铃木三郎有点万念俱灰了，喃喃地说：“那，报纸上不是每天都

在登载皇军战果赫赫的消息吗，难道……”

“那都是宣传，是欺骗！”石田激动起来，“去年九月意大利已经战败投降，现在德国军队也在俄国人反攻下节节败退。唉！大势已去哟，铃木大夫。不是我悲观，现在我们在这远隔重洋的中国，怕以后连亡魂也难返故土呵！”

铃木三郎听着石田这些话语，虽然感到绝望，但理智却在提醒他不要輕易在人前表露真情，谁晓得石田是个什么人？于是，他镇定自若地笑了笑说：“石田大佐，请不要过多忧虑这些，你现在最要紧的是安心把伤养好，争取早日康复出院，早日回国同家人团聚。”

“怕来不及了……”石田哽咽得说不下去了。

“请不必多虑。”说着，铃木三郎把传单还给石田。

可是，石田并没有伸手来接，只是苦涩地笑了一下：“我还有，你要看，就拿来吧。”

铃木三郎怕中圈套，还是把传单掖在石田枕头底下，正要缓步离开病房，不料另一身着病服的陌生人推门进来。石田当即把陌生人向铃木作了介绍，说此人是驻保定的日本宪兵大队长，叫宫奇，是他读中学时的同学。刚来院不久，住在内科病房。铃木跟宫奇握手寒暄两句，就忙自己的事去了。据事后石田告知：宫奇是个训练有素的老特工。早在“七·七”开战之前，他就以贩运日本菜籽的商人身份作掩护，长年住在保定搜集中国军事情报。待日军攻陷保定之后，他便摇身变作了日本宪兵大队的队长。石田还叫铃木对宫奇保持警觉，免生事端。从此，铃木真的同石田交成挚友，而对宫奇则敬而远之了。

不久，石田伤愈回国。铃木三郎越来越觉得宫奇在注意自己的言行。经过再三思考，他决定按照日本反战同盟支部的号召，投身到八路军的根据地去。可听说八路军根据地距离平汉铁路有五十华里。而他从小生长在大阪，一直过着十分优越的生活，出门就要坐车。为了走五十华里到达目的地，他决定练习走路。每天提

早起床,就到外边大街上锻炼脚劲。经过一个时期的锻炼,有一次,他竟一口气走到了芦沟桥。于是在一个晚上,他迅速收拾了一套外科手术刀具和一批药品,鼓鼓囊囊塞满了一个帆布背囊。到火车站买了一张到保定的车票,便登车启程。火车驰过高碑店,又开了一阵,他估摸到达了下车的预定地点,便在一个小站匆匆下了火车,看看表,刚过凌晨两点。为了避免路口岗哨的盘查,他索性先顺铁路向南走,出了站再拐弯向西。铁路两侧的封锁沟尽管已经坍塌得不成样子,但对他这个书生来说,要背着几十斤重的背囊顺利通过,倒也是件挺不容易的事呢。越过了封锁沟,他又向西走了一阵,再看看表,已经过了三点半。他觉得在天亮以前,应当找个地方隐藏起来,免得被人发觉后报告日军,再被抓回城去。于是,他四下打量了一下,见麦田的北头有一个破旧的砖瓦窑,就决定先钻进破窑,待天黑后再往西走。顺利的话,再走一个晚上,就可以进山了。钻进破窑后,他拣了几块砖头擦了个座位,坐下来先啃了几口面包,然后又抽了一支烟,天就大亮了。他想打个瞌睡消除一下彻夜奔波的疲劳,但合眼不久,就听见远传来说话的声音。起初,他还以为是在做梦,但清醒过来一听,是真的,而且那话音越来越近。他猛地跳起身来,正要跑到窑门口看看究竟,却不料从窑顶伸下来一支乌黑的枪筒,继而便呵叱一声:“不许动!干什么的?”

就这样,铃木三郎乖乖地做了柳家墩民兵的俘虏。这会儿,他把自己逃出北平的经过述说完,又笑着指了指两个民兵说:“我的,还以为他们的是把我押进城,再押到北平给我治罪的,死了死了的。想不到把我押来见八路太君。”说到这里,他又站起身来向田刚鞠躬,“谢谢,谢谢。”

这下,倒逗笑了一旁的窦志刚。他哈哈大笑一声,说:“离根据地五十华里?嗨嗨,实话告诉你吧,只要你一出城门儿,就都得钻进我们八路军的网兜儿,一个也休想漏网!”

“欢迎你，铃木三郎先生。”田刚再次同铃木三郎握了下手，回头又对窦志刚说，“那就先给他弄点吃的，然后再派辆大车送县上。你说呢，金萍同志？”

金萍点头同意，随即对身旁来看热闹的做饭师傅嘱咐道：“宋师傅，菜能弄好点吗？”

玉琴在一旁见宋师傅面露难色，知道区公所伙房拿不出荤菜，便抢上来说：“菜，我家里还可搜寻一点儿腊肉什么的，你们要下乡就快放心地走吧，等会儿操持着让他吃过饭，志刚哥派辆大车把他送县就是了。”

“就这样吧，志刚。记住，可不能怠慢了人家呀！”田刚嘱咐了两句，又同铃木打个招呼，然后就跟金萍推起车子出了门。

工夫不大，玉琴便拿来几个鸡蛋和一小块腊肉，交宋师傅给铃木做饭。

玉琴长得清秀、健美，是个土生土长、感情朴素的年轻女干部。她只要见到对革命有利的事，就会毫无私念、满腔热情地去做。从刚才的行动中，就能看出她的禀性。然而，她这点出于优待铃木而作的奉献，在第二年的反奸清算斗争中，却给自己带来一场不小的灾难。这是后话，暂且不提。

且说当天傍晚，金萍一连检查了几个村的工作，回区后正在葡萄架下准备洗把脸休息一下，忽见玉琴旋风般地跑了进来：“你可回来了。我都找你两趟了！”

“什么事，这么急？”金萍擦着脸问。

“反正都是些叫人脑袋涨疼的事呗！”

“是为早晨送鬼子出了什么事吗？”

“不，那倒是挺顺当就送到县政府了。”

“坐下说。”金萍拍拍石凳说，“立着难打发。”

“两件事，都跟吴家大院有关。第一，今天后晌顾明告诉我，说老地主吴昆有讯儿要从城里回来，问我有什么意见。我问他怎么

看，他愣了下说：‘这老家伙不是东西，我为他可挨了不少的整，如果同意他回来，以后我还会倒霉。’我说：‘反正这事得区里拿主意，要征求我们村干部意见，连我在内，保证十个有九个通不过。’他笑了一声，朝我伸伸大拇指说：‘对，就该是这种态度。’第二……”

“慢，”金萍打了个制止手势说，“你先说说，你们对吴昆要回家的这种态度对吗？”

“他专干坏事，还是离咱们远点好。不然，他回村到处一搅合，就得闹个神鬼不安。我，我这村长可没那个本事来对付他。”

“现在，日本帝国主义大势已去，连他们的军医铃木三郎都跑来找出路，人家逃亡地主想回家，你硬是不让人家回来，这符合政策吗？”金萍见玉琴红着脸要申辩，又摇摇头说，“这问题你先不忙表态，回去好好想想再谈也不迟。再说，吴昆也只是叫人带来口信儿，无非是想先试探一下我们的态度。你再说说第二件吧！”

“第二件，是吴家二小姐吴窈娟找大荣嫂子跟我传话，要求参加工作。”

吴窈娟是吴昆的女儿，在保定育德中学念过书，毕业后正赶上芦沟桥事变，因此一直在家闲居。

金萍稍稍思索了一下，又问玉琴道，“她不是已经担任村妇救会副主任了吗？”

“不，她要参加区上的工作。”

“这么说，是要脱产啰。”

“她今天也找我谈过一次，看样子还挺坚决呢。”

“那，你怎么说的？”金萍盯住玉琴问。

“我？这件事得你们区上作主，我怎么好当面对她说行不行。不过，你要问我的意见，我不同意。因为她出身在那么个家庭，尽管从小在外念书，没参加过剥削，可那小姐脾气总改不掉，见到茅厕老远就捂鼻子，还轻视大老粗。”

“哪儿有那么容易。”金萍说着把毛巾又放在脸盆里搓了两把，

拧干搭在葡萄架柱的铅丝上，回头又和缓地对玉琴说，“她从小就受那样家庭的熏染，没有那些毛病才叫怪哩。问题是要看她的思想认识和工作表现怎么样……”

“工作上倒肯干，办事也挺认真的。”

“那就好么！咱们不是老说为全人类解放而奋斗吗？不能团结更多的人，心里装不下江河山川那可不行。像吴窈娟这样的知识分子，在咱们干部队伍中不是多，是太少了。现在越来越接近大反攻，无论打仗还是根据地建设，离开知识分子都搞不好。”说到这里，金萍又点点自己的鼻子，“我不也是地主家庭出身的吗？现在经党教育，不也能背叛自己的阶级和家庭，加入无产阶级队伍为人民服务吗？”

“你说过，那是碰上一个好老师。可她，我总觉有点悬乎？”玉琴还是表示不放心。

金萍心想，相信真理会把玉琴纯朴的心照亮的，便说：“你是个共产党员，也该成为一个能帮人进步的好老师呀！”见玉琴的脸“腾”地一红，正想说什么，便又打个制止的手势说，“这事你也甭急，咱们不忙下断语。我今儿晚上想找吴窈娟当面谈谈，你帮我去通知她一声吧。”

“行，我这就去。”

二

“打水儿去!”

“打水儿、打水儿、打早水儿!”这是鸺鸡鸟悦耳的叫声。鸺鸡鸟全身乌黑,是一种春北飞冬南归的候鸟。每当晨鸡报晓的当儿,它自愿尽着司晨的义务,毫不偷懒地欢唱起来,催促人们赶快起床,到井上打回吃用的水来,好赶早下地去劳作。

从小养成惊醒习惯的区妇救会干事小翠听到鸺鸡鸟叫,忙一把把身旁正在沉睡的吴窃娟推醒:“快起来,该下地了。”

吴窃娟躺在炕上先伸展了一下身子,坐起身来望了望窗子,“咕咚”一声又躺下去说:“天还这么黑,太早吧?”

“早? 鸺鸡儿都叫两遍了。快起来走吧,晚到叫人家看见多难为情呀!”小翠说着早摸黑穿好了衣服。为让吴窃娟穿得快些,她把灯点着了。

“真是的,好好一个梦,叫你给搅了!”

“什么好梦? 叫你舍不得醒?”

吴窃娟朝小翠笑笑,然后便一面穿着衣服,一面向小翠述说她那神话般的梦景。

近日,摆脱了封建家庭羁绊的吴窃娟,当上了区妇救会的干

部，正快活得像只小鸟，又听昨天田区长号召全区干部帮助烈、军、干家属夏收夏种，她要亲自下地割麦了，激动得夜里久久不能入睡。后来，疲倦极了，好不容易才进入了梦乡。

啊！好大大大的麦田呀！黄灿灿的，一眼望不到边。可不能叫鬼子抢走呀！为了割得快，她双脚一登竟腾身而起，再拿镰一挥，只见小麦“刷”地倒下一大片，比操场都大。于是，她飞呀，挥呀，挥呀，飞呀，正干得兴高采烈，忽觉被人猛地一拽，才飘飘忽忽地落到地上。睁眼一看，原来是小翠在催她起床呢。

“好么。你要真有这本事，等会儿到地里去施展吧！”小翠听完了吴窈娟的述说，又催她赶紧下地。但当看到吴窈娟只穿了单裤单褂，拿起镰要走时，忙说，“光穿一身单裤单褂不行，地里冷。得披上你那件夹袄。”

“我一点不冷。”吴窈娟摇了摇头说，“到地里干起来，还不一身大汗。”她又记起小时候下地观战的情景，那些长工们，割麦时不都是热得汗流浹背，有的不是还光着膀子割麦吗？她就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小翠朝吴窈娟的背影笑了一下，忙替她抓起那件青直贡缎夹袄，又一口把灯吹灭，便追出院门。大公鸡又叫了，树上的黑鹌鸡儿也跟着唱了起来。

刚出村不久，小翠就听得吴窈娟上牙打下牙的冷颤声，“冷了吧？”说着，她追上两步，把那件夹袄替她披上。

论年岁，吴窈娟比小翠要大好几岁，可论生活经历，与小翠比，她倒像个小妹妹。“不晓得村外这么冷！”她紧紧地把手臂裹在了身上。

黑暗中，小翠无声地笑了。

两人来到村南河滩旁一看，春山娘的麦地里早有人在割麦了。朦朦胧胧中，除了晃动的人影就是挥镰割麦的“嚓嚓”声。

小翠指了一下麦垄对吴窈娟说：“他们每人一趟割四垄，咱俩

就割这八垄吧。如果你觉着不方便,先割两垄也可以。”说罢,小翠便弯腰挥镰割了起来。

吴窃娟想,既然每人一趟割四垄,我为什么要特殊?也四垄。我比你小翠个子大,力气也总不会比你小,何况你现在有孕在身。不信咱们可以比比看。她话虽没有出口,却带着一丝轻蔑的微笑朝小翠睨了一眼,随即把夹袄一撇,弯下腰去。俗话说:看人挑担不吃力。当她弯下腰,每垄割了不到两镰,就觉得腰像折了一样疼痛难忍。这个好胜的姑娘不服输竭力克制着,挣扎着,仍旧挥动着那把重如千斤的镰刀,“噌”,割下三五棵,“噌”,割下五六棵。这样,待她觉得好像坚持了很久很久,下半截身子酸痛得开始有点儿麻木了的当儿,想直起腰来喘口气,但腰还没有伸直,便“噎噎噎”倒退了三步,“扑通”一声蹶坐在地上。她抹了一把汗,定睛看看小翠,小翠已经把她拉下老远老远,而她一再拼命所创造的劳动成果,充其量不过割了三尺远。她又往下看,发现自己坐在刚撇在地头上的那件夹袄上。想不到,劳动竟是这么不容易呵!她仍旧不服输,又抹了一把汗,手拄镰柄站起身来。

这时,天也亮了。田刚已经割了回来,离吴窃娟不过两丈远。他自然早就发现了她的狼狈相,忙跑过来一看,哎呀呀呀呀,麦子才割了比簸箩大不了多少的一小片,然而留下的麦茬却长的长短的短,斑斑驳驳,竟像个癞痢头。看上去,那横七竖八的麦茬就像淘气的小毛驴刚在这地上打了个滚儿一般。他真想笑出声来,但怕伤了这姑娘的自尊心,就忍住了。

过去,他虽听说吴家有个念过中学的二小姐,但也只是偶尔晃见过身影。现在,既然人家已下定决心走进了抗日队伍,作为一区之长,应该对她表示出应有的热情。于是,他先举目朝吴窃娟仔细打量,只见她那件花格洋布褂子已被热汗粘在身上,一头乌黑短发,前额的稀疏刘海此刻湿滋滋地贴在脑门上,红扑扑的脸蛋上托着两泓秋水似的大眸子和那对滴溜圆的小酒涡儿。这是个美丽而

健康的姑娘。惟一的缺憾是：嘴里镶着一颗金牙，有些刺眼。

“不习惯吧，小吴？”田刚像老大哥似的关切地问。

“就是有点腰疼。”吴窃娟回话很简单，也拘谨，也许是为了紧压上唇来掩盖住金牙。当初，她在保定念书，被饭里的砂子硌坏了一颗犬齿的齿尖，出于虚荣，特地让斯罗医院镶了金牙。参加革命后，她把这看为羞于见人的东西。

“庄稼活么，干一件活要换一副骨头，没有一件是好受的。不要紧，习惯了就好了。”田刚像爱抚小妹妹似的说，“你再割两下给我看看。”

吴窃娟忍住腰痛，又弯下腰，演示了一遍。

“慢。”田刚拦住吴窃娟，对她耐心指点说，“两条腿不能并站一起，那样腰更疼，要左前右后又开；割时镰不要硬往后顿，那样费力，要顺着劲儿把镰刀刃儿往外撇着拉，就省劲得多了。”说罢，又做了示范动作。他觉得，体力劳动对吴窃娟来说，无疑是成长道路上的一堂必修课，既要耐心帮助，又要给锻炼的时间。

吴窃娟仿着田刚的样子割了两下，觉得身子确比原先站得稳，镰刀也似乎锋利了许多，已经不是三五棵一割，而是一下就割下十几二十棵了。想不到这种粗活还有这个奥妙呢！她暗自思忖着望望喷薄而出的旭日，脸蛋儿显得更红了，这是她觉察到自身差距所致。

这时，窦志刚来了。他因右胳膊残废拉不开镰，一直在帮人们捆麦、堆麦。

“志刚，闹麻利点儿。我割完这一遭，咱俩就该往回挑了。”田刚同窦志刚打招呼。他跟玉琴一直肩并肩割麦，像比赛似的割得很快。

窦志刚见田刚催促，禁不住咧开大嘴说：“你俩的体己话那么多，我要老钉在你们屁股后头干活，就是你们不嫌讨厌，我自个也不好意思呀！”说着，竟得意地哈哈大笑起来。